



宁夏大学优秀学术著作丛书

传统训诂学的 语境思想

► 孙长彦 / 著 ◀

CHUANTONG XUNGUXUE DE
YUJING SIXIANG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宁夏大学优秀学术著作丛书

传统训诂学的 语境思想

孙长彦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传统训诂学的语境思想 / 孙长彦著. —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12

ISBN 978 - 7 - 5161 - 1362 - 2

I. ①传… II. ①孙… III. ①训诂—语境学—研究
IV. ①H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16580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晓鸿

特约编辑 张 剑

责任校对 徐 楠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5.5

插 页 2

字 数 228 千字

定 价 42.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一 训诂的定义	(1)
二 语境概述	(2)
三 训诂离不开语境	(7)
四 梳理传统训诂学的语境思想的目的	(14)
第二章 《尔雅》的语境思想	(17)
一 《尔雅》的编排体例所反映的语境思想	(18)
二 《尔雅》的释义反映出的语境思想	(21)
第三章 《方言》的语境思想	(29)
一 从扬雄的方言调查看其语境思想	(30)
二 从扬雄对汉语方言区域的划分看其语境思想	(32)
三 从《方言》释义的体例看其语境思想	(34)
第四章 《说文解字》的语境思想	(39)
一 许慎的名实思想体现出的语境意识	(40)

二 许慎对于汉字结构的认识所体现的语境思想	(41)
三 许慎关于汉字形体演变的语境思想	(44)
四 《说文解字》的编排体例所体现的语境思想	(46)
五 《说文解字》的释义所体现的语境思想	(48)
 第五章 《释名》的语境思想	(58)
一 《释名》编排分类的语境思想	(59)
二 《释名》释义中的语境思想	(61)
 第六章 从训诂方法看其语境思想	(68)
一 形训的角度	(70)
二 音训的角度	(77)
三 义训的角度	(85)
 第七章 从训诂内容看其语境思想	(94)
一 离析章句	(98)
二 发明条例	(101)
三 校勘与辨伪	(104)
 第八章 训诂实践涉及的非语言性的语境因素	(109)
一 语言变化的时空因素	(110)
二 现实生活的生活因素	(112)
三 客观事物或自然现象的因素	(118)
 第九章 训诂实践涉及的语言性的语境因素	(121)
一 不同文本之间的相互参照	(121)
— 2 —	

二 语言表达的不同角度	(123)
三 语气的缓急	(127)
四 篇章的结构层次和主旨大意	(129)
五 上下文的语境因素	(132)
 第十章 传统训诂学家提到的语境概念	(140)
第十一章 俞樾《古书疑义举例》对语境因素的梳理	(151)
一 上下文语境	(152)
二 非上下文语境	(167)
 第十二章 传统训诂学何以未能促生语境学理论	(172)
一 血腥的文化政策	(172)
二 学术思想的动态	(180)
三 训诂学本身的原因	(191)
四 结论	(203)
 第十三章 语境对于汉语研究的意义	(205)
一 从中国哲学的渊源分析	(206)
二 从汉字结构的角度分析	(210)
三 从汉语语法的角度分析	(223)
 参考文献	(234)
后记	(239)

第一章 绪论

一 训诂的定义

训诂学是中国传统语言研究的三大分科之一。它起源很早，又不断发展，不仅大家辈出，而且著述如林。关于训诂的定义，历来就有各种不同的说法，相对而言，黄侃先生的定义可谓一语中的。他把训诂定义为“用语言解释语言之谓”（《文字声韵训诂笔记》，1983：181），也即陆宗达和王宁两位先生在《训诂方法论》（1983：3）里所说的“用易懂的众所周知的语言来解释难懂的或只有少数人能懂的语言”。

语言有音有义，还有文字，那么训诂解释的是语言的什么？齐佩瑒先生在其《训诂学概论》（1984：1）一书中解释说：训诂学探求古代语言的意义，研究语音与意义的关系。因此，他又把训诂学称作“古语义学”。需要注意的是，齐佩瑒先生所谓的“意义”是指汉语和汉字的“用义”，而非字形构造所示的“本义”。他说：“解说文字本义的学问固然也可以视作训诂的广泛领域中的一部分，但是严格的站在语言方面来说，只有训释古语古字的用义才能配称‘训诂’。”（齐佩瑒，1984：1）周大璞先生（1980：1）也把训诂学定义为研究语义的“语义学”。和齐佩瑒先生一样，他所说的语义也是古语古字的用义。

为什么要训释古语古字的用义？中华民族的文化历史源远流长，其中的经典也是卷帙浩繁。然而，时有古今，地隔南北，语言文字也有古今之别、地域之差。这样，人们阅读古籍就出现了语言文字上的障碍，难以准确地理解古籍的原文原义，需要训诂对古今异语和异地方言进行解释，然后方能通达古典之旨。可见，训诂是“以扫除古代文献中语言文字障碍为实用目的的一种工具性的专门工作”（陆宗达，2002：2），而训释古语古字用义的目的是为了正读前人的经典。正如陈澧《东塾读书记》所说：“诂者，古也。古今异言，通之使人知也。盖时有古今，犹地之有东西有南北，相隔远则言语不同矣。地远则有翻译，时远则有训诂。有翻译则能使别国如乡邻，有训诂则能使古今如旦暮，所谓通之也。训诂之功大矣哉。”训诂为古今语言搭起了一座桥梁。

如何判断对古代用义的训释是准确的？《汉书·艺文志》说：“古文读应尔雅，故解古今语而可知也”。此处的“尔”是“近”的意思，而“雅”是“正”的意思，所谓“读应尔雅”就是对经文的解读正确。何谓“正确”？与“故训”一致的解读才是正确的。所谓“故训”，即故昔的训释，是与古代经典的作者当时的通行用义最为一致的意义，也就是当时的具体语境所体现的意义。因此，要准确地训释古代经典的原文原义，离不开当时的语境信息。那么什么是语境？它对训诂有着怎样的作用？

二 语境概述

“语境”是现代语言学家提出的一个术语。它是“语言环境”或者“言语环境”的简略形式，指的是对应于语言现象，并对语言现象的发生与存在产生作用的环境。所谓“语言现象”不仅包括语言系统这一本体的存在，而且包括这一本体在人类现实生活中的运行和体现，即言语行为以及这一行为的结果，因此“语言现象”包含了三个概念：一是索绪尔所谓的“语言”（language），指的是社会约定俗成的音义结构系统，其中包括两个子系统：词汇系统和语法

系统；二是“言语行为”（speech act），指的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说与听、写与读的行为；三是“话语”（utterance），指的是说（写）的结果，或者听（读）的对象。所谓“环境”，简单地说，就是事物存在或行为发生所依赖的周围情况或条件，它与发生其中的事物或行为之间存在着相互对应的关系。所以，只要有某种环境的存在，就有与之相适应的事物存在或行为发生；而任何事物的存在或行为的发生也都离不开它们各自的环境。

语言现象的发生与存在当然也有它的环境，这就是语境。无论是语言本体的存在，还是这一本体在社会生活中的具体运用与体现，都与语境的作用有着直接的关系。由于事物和行为与其环境之间具有对应一致的关系，与语言现象有关的语境概念就包含了三个层次的含义：一是语言系统的环境，二是具体言语行为的环境，三是话语结构和意义的环境。语言系统作为一种社会存在，不论是它的发生，还是它的发展，都有其相应的语境条件。世界各地的语言之所以不同，其原因就在于每一种语言都有与其他语言不同的语境。在日常的语言活动中，一个人的言语行为可能是说（写），也可能是听（读），具体作出哪一种言语行为，都取决于语境的作用，而不论是说（写）的结果，即话语的生成，还是听（读）的实现，即话语的理解，也都是在语境的作用下发生和完成的。

语境是一个由各种环境因素构成的结构。我们可以从言语行为的视角，来观察语境的构成因素。其一，任何言语行为都发生在具体的场合，那么现场情境的环境因素自然也就可能成为构成语境的因素。这些环境因素涉及陈望道先生所谓的“六何”，即何时、何地、何人、何事、何如、何故。根据陈望道先生（1980：241—242）的解释，所谓“何故”就是写说的目的；“何事”就是写说的事项；“何人”就是写说者与读听者之间的关系；“何地”就是写说当时的地点；“何时”就是写说当时的时间；“何如”就是怎样的写说。我们可以把它们统称为现场系列的语境因素。

其二，既然言语行为是对语言系统的具体运用或体现，那么在语言单位之间的运行过程中也存在语境因素。一般说来，这些语境因素可能出现在三个层

面：一、语篇层面：主要有口语语篇（包括日常口语语篇和正式口语语篇）和书面语篇（包括应用体语篇、文学体语篇、科技体语篇、政论体语篇等）。二、前言后语（上下文）层面：主要有段落与段落相互运行而产生的段落之间的语境因素（其中又可分为前段语境因素和后段语境因素）和句子与句子相互运行而产生的句子之间的语境因素（其中又可分为前句语境因素和后句语境因素）。三、句子内部结构层面：这一层是词与词之间相互运行而构成句子时出现的语境因素。我们可以把它们统称为话语系列的语境因素。

其三，语言是因人的言语行为而存在，言语行为归根结底是人的一种行为，因此存在于言语行为主体身上的因素也是构成语境的因素。它们不仅存在于主体的外在形态，例如他/她的身份、地位；而且存在于主体的内在心智，例如他/她的人格特征、知识结构。从它们的性质来看，这些因素可以划分为两个大类：主观性的因素和客观性的因素。所谓主观性的因素是那些以主体的心理机制或过程为存在形式的因素，例如主体的人格特征和当时的心境；它们离开了主体的心理机制或过程也就不存在了。而客观性的因素是那些不以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而存在于主体身上的因素，例如他/她的身份和社会关系；个人的主观意志只能影响对它们的认知，不能改变它们的客观存在。主观性的因素与客观性的因素之间的区别是非常微妙的，因为它们或者体现在主体的身上，或者通过主体才得以存在。我们可以把它们统称为主体系列的语境因素。

三个系列的语境因素之间既相互独立、彼此不同，又相互依存、彼此渗透，构成了一个三维结构的信息网络。在这个三维结构之中，语境因素相互作用、相互融合，汇成了对言语行为的作用力。话语系列的语境因素是从交际媒介的内部，对言语行为提供信息支持。如果没有它们提供的信息支持，语言表达的句子结构和意义都无法实现。任何句子结构和意义都是以话语系列的语境因素为条件的。但是，仅有话语系列的语境因素，只能表达或理解句子意义，还无法实现具体的话语意义。要实现具体的话语意义，还需要其他语境因素的支持。现场系列的语境因素是从时空的角度，对言语行为提供信息支持。没有

这些语境因素，言语行为就失去了发生的时间和空间。借助它们提供的信息支持，句子明确了自己的所指，实现句子意义的具体化，获得了话语的功能。如果没有现场系列的语境因素，语言表达就可能停留在句子意义的层面，而无法实现具体的话语意义。然而，无论是话语系列的环境因素，还是现场系列的环境因素，都是外在的客观存在。它们对言语行为的作用不仅在于它们自身的特性，更在于言语行为主体对它们的心理认知。如果没有主体的心理认知，不论是话语系列的语境因素，还是现场系列的语境因素，都不会构成语境而对言语行为产生影响。在语境因素的三维结构之中，主体系列的语境因素所起的作用就主要体现在言语行为主体对话语系列和现场系列的语境因素的心理认知上。在主体系列的语境因素的作用下，主体对话语系列和现场系列的语境因素进行认知加工，形成某种认知假设。这些认知假设才是作用于具体言语行为的具体语境。

需要注意的是，三个系列的环境因素都包含着社会文化的内涵。那么，社会文化包含哪些因素呢？根据多数研究者的观点，社会文化因素可以分为历史文化因素和现实文化因素。前者是不同民族在其历史发展的长河中逐渐形成的世界观、价值观念、民族意识、宗教信仰、社会生活等方面的文化沉积。后者是现实社会的社会制度、政治经济、法律法规、道德标准、民俗民规等方面所形成的社会行为规范。语境学者把这些因素统称为社会语境。

社会语境肯定对言语行为有作用，但是在一般情况下，它的作用是通过三个系列的语境因素来体现的。一方面，三个系列的语境因素或者是从社会语境获得文化内涵，或者就是在社会文化的背景下形成的。可以说，社会语境是它们的生命源泉。对于话语系列的语境因素来说，社会文化决定了语言的内部成分和结构特征，而言语行为是对语言的具体运用，话语是对语言的具体体现，因此话语系列的语境因素难免含有社会文化的元素。对于现场系列的语境因素来说，社会文化赋予了它们特定的含义。存在于现场的客观事物和现象，甚至时间的概念，无一不被打上社会文化的烙印。主体系列的语境因素更是如此。

哪个人能够否认自己是社会化的个体，哪个人能够否认自己是社会的一员？另一方面，在具体的言语行为的过程中，社会文化必须依赖某种具体的事物才能得到体现。它要么反映在交际主体的身上，要么反映在交际媒介的形式上面，要么反映在现场的环境因素上面。比较而言，社会文化之于言语行为的作用是隐性的，而三个系列的语境因素的作用是显性的。

概括地说，语境的作用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对言语行为的作用。具体表现为，言语行为发生与否，言语行为的具体形态是什么都取决于语境。在语境的作用下，一个人决定做出怎样的具体言语行为。它可能是沉默，也可能是言说；可能是口头的说，也可能是书面的写；可能是听而不闻，也可能是听而闻之；可能是视而不见，也可能是视而读之。语境对于言语行为的具体形态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任何言语行为都要适应语境的要求。

二是对话语形式的作用。从词语的选择到句式的选择，从段落的结构到篇章的结构，话语的每一层次都要服从语境适应规律。这一规律就是：在语境的作用下，话语主体利用语境与话语形式的相互作用来取得最佳的话语效果。语境与话语形式之间的相互作用表现为：（一）语境与话语形式之间存在对应和一致的关系。这一关系主要体现在语境对于话语的具体形式发挥定型的作用，即话语的具体形式要服从语境的条件，不能产生与语境不相适宜的话语。（二）语境与话语形式之间存在信息补充的关系。它主要体现在语境对于话语形式具有填补信息漏洞或空白的作用。话语形式的一些信息漏洞或空白可以从语境获得补充，以使话语信息的传达处于最佳的状态。

三是对话语意义的作用。只有在语境的作用下，话语才能获得具体的意义。离开了语境，话语的任何单位都不可能表达具体的意义，也就不可能具有得体和贴切的效果。概括地说，语境对话语意义具有：（一）具体化的作用，即在语境的作用下，一个词或一个句子实现了从一般的词典意义或句子意义到具体的话语意义的转化。（二）补充信息的作用，即在语境的作用下，话语的

信息漏洞或空白可以得到填补。例如，语境能够补充话语的省略形式所传达的意义，语境提供的补充信息是话语产生言外之意的基础。（三）体现修辞的作用，即在语境的作用下，话语才能获得它的修辞效果。语境是话语修辞魅力的基础。

总之，语境因素可能是语言性的，也可能是非语言性的；可能是客观性的，也可能是主观性的；可能是内在的，也可能是外在的。各种环境因素相互作用，便构成了语境，并对语言现象产生作用。离开了相应的语境，任何语言现象都是不可能的。所以，随着语言学的不断发展，语境问题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语言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研究语境的方法和理论。

三 训诂离不开语境

古代中国的语境意识一直伴随传统训诂学的发展历程。这是因为训诂学家解释的是使用状态中的词义，不能孤立和抽象地训释，而是要注意句子、段落、篇章的上下文对词义的确定作用，注意具体的作者、特定的体裁和写作意图赋予某一古代文献用词的特点和习惯，注意当时的社会背景。所有这些都是现代语言学家所谓的语境因素。中国古代训诂学家对使用状态的词义（meaning in use）的关注要比西方语用学早了上千年。

训诂的体例主要有两类：一是随文释义的注疏，一是通释语义的专著。所谓“随文释义的注疏”是针对某一具体典籍或某一具体句子里的某一词语而进行的训诂。它主要是在文本的具体上下文所提供的语境条件下来训释语义。它的释义只考虑这个词语在这一具体典籍或具体句子里的用义，而不必考虑这个词语在别的典籍或句子里的其他意义。可见，语境是随文释义的基础，而随文释义则体现了训诂学家对语境的意识。离开了对语境的意识，随文释义便不可能。所谓“通释语义的专著”是解释词语、语句等语言现象的专门著作。它不限于某一具体的典籍，更不局限于某一具体的句子。它一般是对随文释义的训

诂进行的概括，目的是对某一词语的基本含义作一个全面的梳理，给予准确、简明的解释。

随文释义的注疏和通释语义的专著是相对而言的。二者并行不悖，相互参考，相互补充，但又各有侧重。从训诂学的发展历史来看，是先有随文释义的注疏，后有通释语义的专著。一般说来，随文释义的材料往往是通释语义的依据，最初的训诂专著不过是对随文释义的纂辑，就是按照一定的原则编纂的《尔雅》、《说文解字》、《广雅》等通释语义的专著也大量地辑录了随文释义的故训。随文释义的注疏为通释语义的专著提供了资料，而通释语义的专著则对随文释义的注疏进行了总结和梳理。从这个角度看，不仅随文释义的注疏离不开具体的语境，就是通释语义的专著也是建立在语境的条件之上的。语境的作用贯穿于训诂学的两个体例之中。

训诂的基本方法有三种：一是通过分析汉字的形体结构来解释意义的形训；二是根据词与词之间的声音关系推求意义的声训；三是用通行词训释古词或方言词意义的义训。在具体的训诂过程中，不论采用哪一种训诂方法，都要注意语境对于训释词句意义的作用。首先，要避免孤立和抽象地解释词义，而是要注意句子、段落、篇章对词义的具体化作用，在具体的上下文所提供的语境中来解释词义。例如《孟子·尽心下》：“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其中的“味”、“色”、“声”、“臭”，在一般情况下都是中性词，没有美恶之分。在这个具体的句子里，四个词处于并列的关系，具有一致的表义倾向。它们与后面的“性也”构成语义搭配，表示皆为本性追求的东西。在这样的特定语境里，四个词都由中性转向了褒义的一面：“味”指美味，“色”指美色，“声”指乐声，“臭”指芳香。如果不考虑具体的上下文而孤立地看四个词的意思，就不能准确地把握此句的真实意义。

古代文献的许多语词、语句存在异乎一般的情况，用通常的训释方法去解释往往不能确诂。这些就是所谓的古书异例。要正确地辨析古书异例，必须联

系语境。如果脱离语境的支持，很难理解这些语言现象。例如，古人行文有施受同辞的情况。要想区分哪个是施事、哪个是受事，需要在具体的上下文里寻找语境信息。《墨子·耕柱篇》：“大国之攻小国，攻者农夫不得耕，妇人不得织，以守为事；攻人者亦农夫不得耕，妇人不得织，以攻为事。”单纯地看“攻者”和“攻人者”，无法弄清哪个是施事、哪个是受事。但是，仔细看句子的上下文，却不难找到区分施受的语境信息。在前一句里有“以守为事”，而在后一句有“以攻为事”，由此可见“攻者”为受事，“攻人者”为施事。

除了上下文的语境，背景知识在训诂词义中也有重要的作用。背景知识可以是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有关的。例如《汉书·匡衡传》：“夫富贵在身而列士不誉，是有狐白之裘而反衣之也。”句中的“反衣之”便可以从当时人们的衣着习俗找到语境信息。按照当时人们穿着裘衣的风俗，一般是让有毛的一面冲外，如果把有毛的一面穿在里面便被视为“反衣之”了。背景知识也可以是关于社会典章制度的。例如《诗·周南·葛覃》：“是刈是穫，为絺为绤，服之无斁。”《毛传》：“古者王后织玄纁，公侯夫人纁纁，卿之内子大带，大夫命妇成祭服，士妻朝服，庶士以下各衣其夫。”此处的注释就是根据当时的社会典章制度而为之。

语境在训诂中之所以这么重要，是与训诂学这一学科本身的性质密不可分的。训诂是在古代文献的范围内，为克服语言文字的障碍而进行的学术工作。陆宗达和王宁两位先生（1983：3）所说的“用易懂的语言来解释难懂的语言”是指，用现代人们易懂的语言来解释古代文献中的难懂的语言。这样，训诂学的释义不可能脱离古代文献的语境，其中不仅有古代文献的文本语境，而且有与古代文献相关的社会文化和历史的语境。可以说，不论是从训诂的两类体例来看，还是从训诂的三种基本方法来看，训诂学都已经具有现代语用学的一个重要特征，这就是在具体的语义解释过程中对语境因素的关注和运用。

为了建立科学的训诂学，白兆麟先生（1984：166—186）在他的《简明训诂学》一书里提出了四个训诂的原则：（一）遵循词义的社会性，（二）注意词

义的时代性，（三）释义要联系语境，（四）释词须兼顾析句。其实，这四个原则都涉及语境的问题，可以归纳为训诂学的三个语境原则，概述如下：

（一）训诂要遵循词义的社会性，即训诂不能脱离古代文献的社会语境。白兆麟（1984：167）指出：“解释词义就要符合一定的社会实际，不能离开语言的社会性而专就一词一句去揣测。”关于词义的社会性，《荀子·正名篇》说：“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所谓“约定俗成”就是，社会成员在生产活动和日常生活中所形成的具有全民意义的生活习惯和心理意识。每个词的意义和用法都是由社会成员的生活习惯和心理意识决定的。任何个人都不能仅凭自己的主观意识决定词的意义和用法。古人使用语言文字要服从当时的社会约定或习惯，后人对古典文献的训诂当然也不能脱离古人使用语言文字时的社会约定或习惯。

在训诂实践中，词义的社会性体现为，对于一个词义的解释要具有社会普遍性。也就是说，对于一个词义的解释需要同一时代的不同文献给予证实。例如《左传·隐公元年》“多行不义必自毙”中的“毙”字解释为“倒仆”的意思，就可以从这一释义的社会普遍性得到验证。据白兆麟先生（1984：168）的统计，《左传》用“毙”字共二十三次，大多通“斃”，与“死”无关，其中五次用作“倒仆”的意思。《左传·定公八年》：“颜高夺人弱弓，籍丘子鉏击之，与人俱毙，偃，且射子鉏，殪。”颜高“与人俱毙”之后，还能“且射子鉏”，可见他当时并没有死。《左传·成公二年》：“射其右，毙于车中……韩厥俛定其右。”晋杜预注：“右被射仆车中，故俯安隐（稳）之。”可见这里的车右也只是倒下，并没有死。《左传·哀公二年》：“郑人击简子，中肩，毙于车中。”就在战后赵简子还自夸战功，可见当时他也没有死。以上例子说明，同一词义的多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这一词义的社会普遍性。

既然每个词的意义和用法都是由社会成员的生活习惯和心理意识决定的，那么对于古代文献的训诂就不能不考虑古人生活的社会环境。事实上，古代训诂学家也是这样做的。《礼记·郊特牲》曰：“祭之日，王皮弁以听祭报，示民

严上也。”郑玄注：“报犹白也；夙兴朝服以待白祭事者，乃后服祭服而行事也。”此处，郑玄联系社会生活中的祭祀活动来解释词义。《论语·季氏》曰：“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郑玄注：“萧之言肃也。墙谓屏也。君臣相见之礼至屏而加肃敬焉，是以谓之萧墙。”君臣之间的礼仪被郑玄用来解释词义。

古人生活的社会环境涉及的因素很多，其中不仅包括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密切相关的物质因素，而且包括与当时的精神生活 and 政治生活密切相关的文化因素。这些都可能对训诂的准确性产生影响。在对古代文献进行训诂的时候，不能不适当地考虑它们。

（二）训诂要注意词义的时代性，即古代文献的时代语境。语言文字既是社会现象，又是历史现象。同是古代汉语的书面语言，也有一个时代先后的问题。所以，训诂必须建立历史的观念，要把语义的解释和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联系起来，要把语义的发展变化和社会的发展变化联系起来。以“馆”字为例。在上古时代，它指客舍，《左传·襄公三十一年》有曰：“乃筑诸侯之馆。”在汉代以后，它指宫殿，《文选·上林赋》有曰：“离宫别馆，弥山跨谷。”而在唐宋之后，它又指教学的场所，《宋史·何涉传》有曰：“所至多建学馆，勤诲诸生，从之游者甚众。”词义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变化。因此，解释词义也要有历史观念，要符合各个时代的语言实际。以今度古就容易发生误解。再以“信”字为例。它在魏晋南北朝时有“信使、使者”的意思，而“信息、信札”的意思是后来才有的。《周书·刘璠传》：“寻而家信至，云其母病。”这里的“家信”指的就是家里的使者。《晋书·陆机传》：“我家绝无书信，汝能赍书取消息不？”此处的“信”也是指传递信札的使者，如果忽视时代背景，就容易误解为信札的意思。

除了词义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变化以外，语法结构也具有时代性。根据白兆麟先生（1984：173）转引黄典诚先生的研究，《诗经》的叠字（重言），归纳起来有三个作用：一是模拟事物的声音，二是形容事物的性状，三是描写